容膝居雜錄卷四

崑山葛　芝龍仙著

張氏藏書

雖使堯舜在今日決不能致唐虞之治何則氣運使然時有所不可為也是故天下有道聖人彰焉天下無道聖人藏焉藏者非隱其身而不出也日行于流俗之中飲食酬酢於衆人之內而聖人藏焉已

康濟一身者調和五臟康濟天下者調和萬民康濟不同調和則一然人有能有不能者私以為之間也人苟大視此身則可以小視天下矣

不有動中之圓通何以見靜中之微妙以此知二乘沉空

者之失也不有靜中之微妙何以得動中之圓通以此知凡夫着有者之失也聖人之道不沉空不着有循心體之固然中庸而已中庸而神化已至二乘則賢智之過凡夫則愚不肖之不及也

紫栢禪師曰吾安得一大無明人與之語無生之學譬之百丈堅氷春至立消不亦快乎此真英雄語也我以此知學道之人必剛毅猛烈者而後可彼曹蜍李志奄奄如泉下人者烏足以語此

見得道理如此而以我赴之即已不如此也猶與已二之也必如沉酒之人無非酒者舉動發揮我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而後可

程子言四十年之後不免見獵心喜吳子謂學道數十年今朝動心于一鴨皆微細揣摩善自尅責語也今人但以粗心領之何能實造于動靜一原顯微無間之地耶

人但知發揚蹈厲為能事不知惟含蓄退藏始足名有力大人也人用而獨能不用人不能忍而獨能忍非有力者能之乎

魚躍于岸則死虎離于山則死人有出類離羣之心則禍機伏焉吳渾渾漠漠樵夫漁父塗人嬰兒皆吾徒也

文文山黃冠歸故鄉之語未必盡出史氏之飾詞彼一生

百折不回之氣萬死不避之節豈苟欲求生者哉但宋既不可復興元又不果見殺則何以措置此身惟有入深山履磐石長往不反盡我性命大事耳英雄回首便是神仙非公孰足語此者史稱公服腦子數兩不死被刑之日頸上黃膏微湧焉知不夙遇異人傳授燕市小樓二年已默試之耶顏平原自云與元載俱服上藥彼為酒色所敗耳忠臣義士可與日月爭光者其來必有所自未可常情測之

道者人所共由之物而宋之諸先生以為惟我得而有之則不免于隘矣然道之精微歷代以來幾為禪宗黃老所據歸本孔孟而使堯舜執中精一之學煥然復明于世則非諸公不為力耳至明之諸儒復駸駸以範圍三教為宗矣

余年十六而入泮先君子挈之謁郡司理辰而往至午未之間而弗得見余愀然曰因鬼謁帝一至此乎余弗可以再辱矣故余自弱冠後未嘗一造當事有見者弗以諸生待者也或以國變後屢謝監司有司之命為難事余笑曰昔年已爾今何足論

夜夢地裂吾身將陷欲逃無計恐怖萬端忽然春鳥亂啼春夢頓醒始知地未嘗裂向之恐怖乃妄計也今有人悟

明心地則一切掛碍恐怖顛倒夢想悉皆消隕惟有一真之性湛然獨露不與幻化為偶斯得耳學人至此宜退而自驗苟有微絲足以罥人則是所悟者非悟也乃解也何則悟者寤也如寐者之忽寤耳今若此猶未離夢境也

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廣陵散其神氣朗湛豈常人所及惜早年不能散髮巖岫以致近媿孫登耳要之名利一塗常使高明之士未能拔足而出為之慨然

楊慈湖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幾者意念之微動也若訓作事後世俗凋事煩尚未有一日萬事者況唐虞之代刑清政簡而有此耶此語殊為得之古人為學譬之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若待事至而後待之必有不及待者矣況幾者制事之本也謹之于幾而事在其中矣

好屐好財清濁便分何必待傾身障蔽及神色間暢而後勝負始別耶此皆古人觀人之微妙也夫苟有係于其心則山水琴書皆足為累道之器何況于屐苟無係于其心則財者資身之策養道之具人生未常可少何必如王夷甫之口不言錢始以為高噫殆難與俗人言矣

聖人樂天知命君子居易俟命未有聖賢而不安于命者公伯寮不能違命臧倉不能逆天孔孟蓋身有以試之矣然亦有未可一槩者譬之君父在難臣子奔赴不暇可云

事有定數置之若棄乎民饑已饑民寒已寒可云氣運使然而視若罔聞乎此義惟孟子知之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一人而生二子一者或餘于數一者或不足于數為父母者未有不向其不足者而恤之也而有餘者不免有怨心噫何其愚也譬之一人而生兩手左手有疾未有不取右手而摩之者而右手憮然不悅曰奈何勞我不知手雖兩固一人之身而分此兩手也奈何有彼此且右手雖勞固不若左手之疾之痛雖勞不猶愈乎而為左手者亦宜俯而自思我痛我之固然奈何而勞右手則右手者亦快然無不平之心矣兩手平而身始欣然曰我有兩手之適而無兩手之累也

吾所言心學超乎精氣神之先者也道家之學則用精氣神者也其上者則用精氣神之所產而非即精氣神以為用其道余知之而未嘗為之一則年已衰老一則有超乎此者則亦可以弗事乎此也所惜者其學將不傳耳

支道人乾陽有道術會同余避暑先節母祠大風忽起牀帷震蕩余不堪其涼以至病道人酣睡帳中自若也假余屋後僧舍修道是年爽甚草木皆凍死寺僧漏盡起擊鐘忽念曰支先生得毋僵死乎急趨視之見道人方露坐中

庭氣蒸蒸如雲有一物狀如雞子光熊熊然周一身上下寺僧大驚疾呼之聞道人微咳則光已隱矣蓋其平日能自攝持以召日月光華之氣所結也然其人善念而多忮于性命之微實所未知徒以惜精寶氣為上策耳卒之一無所成以致流落而死余特書此以為學道而不事根本者之戒

釋氏云衆生業重則神識不能自主墮業所牽以墮三途惡道此有至理請以世間事証之今夫淫近殺世人所知也而好淫者見淫而不見殺則淫為之牽也盜近刑世人所知也而好盜者見盜而不見刑則盜為之牽也醉酒之人其靈明故在一醉則聲音笑貌有一故我存乎則酒為之祟也病狂之人其靈明亦自若也一狂則舉足下足何以變態百出乎則狂為之牽也衆生之墮三途惡道亦猶是耳不然誰不愛安樂誰不畏刀鋸誰不欲生人天之間而甘心于鐵圍羽甲之中哉

新草抽碧園蔬挺秀對之有悠然之致何必日南太守常貢名花乎好鳥弄聲音若笙簧偶然過耳大足怡人神志何必隴右諸侯時送語鳥乎紅藥翻堦玉樹當牖皎皎亭亭寧不踰於羅綺何必金釵十二羅列成行乎茅茨一椽繞水環之已足息業養神何必甲第如雲大厦千間乎小

橋流水老樹橫岸婆娑其間慨然比濠上之遊何必徧歷名山往而不返乎人能知足則常足矣

文中子論道於河汾之間今讀其書已升孔氏之堂而後人比之孔門之操莽噫毋乃太甚乎考其故以其步亦步趨亦趨比擬之迹太過也擬論語則作中說擬六經則作元經後人不察其實遂從而譏之耳嗟乎臣不能告之於子臣之子不能喻之於臣事在精微之際而乃屑屑焉取其衣冠而求肖之則人必疑其中之不足矣是故有六經而後人不必續經也有諸子而後人不必擬子也有先儒之語錄而後人不必作語錄也吮筆和墨直書己意而已

曉起觀中庭植樹忽思此樹不能自生必依乎土是木與土相緣也又思土不能自滋必藉乎水是土與水又相緣也而無以燥之安能榮華暢茂是水必借日以為火木與火又相緣也萬物因緣待藉莫不皆然誰與不藉衆緣靈然獨存者乎是物也所以木水而非木土土而非土水水而非水火火而非火蓋四大所不能累而五行所不能拘者乎

試思今日衰草荒原之地必是昔人妙舞清歌之場今日妙舞清歌之場必為他日衰草荒原之地何歌何哭何憎何羨聽其自興自廢於天地之間達者與之相為往來而

已

人自初生墮地後即有一棺戢身萬事都已之日無論王侯將相聖賢豪傑誰復免此來時未嘗挾一物而來去時不能挾一物而去中間即有榮華富貴不過如電光幻影而人每執之為己有未得之也則戚戚既得之也則縈縈患失之也則皇皇不已過乎

今日鳥語綿蠻柳容葱蒨梅飛殘雪杏綻微紅積雨初晴日光綺麗道人默坐其間胷中曠無一事殆是直遊康衢原壤之世不能更益一語也

虬髯入海以避太宗兵法所謂知己知彼徒也智人遊于斯世無事不然故當絲紛繩結之中絕無傷鋒犯手之事留侯鄴侯尤得此意不然未有不為觸藩之羊不能退不能遂者也

弘光改元余與葉子嵋初同寓白泉葉水部南都邸舍虞山錢牧齋宗伯知之邀令相見余與嵋初偕往坐定宗伯曰滇南朱使君視學三吳今將行欲以吾郡諸英俊托之子其領袖也可疏姓氏以來余索紙筆書同志數十人姓氏呈之歛容謝曰某此來將觀光太學獨不能荷厚澤虛雅意奈何宗伯默然出而嵋初允之曰子實無遊太學意奈何逆長者旨哉余笑曰子豈不知耶彼蓋欲貯我藥籠

中也丈夫生于世當獨往獨來于天地間安可輕受人籠絡哉國變後與宗伯敎相見然殊落落知余倔強猶昔也楚水秦山鼓聲震地七閩百粵殺氣騰波世外之人觀之與今之歸鴻嘶蘆以避繳來燕衝水以尋泥營營逐逐豈有異乎皆役于造化而不自覺者也雖然亦不得自是而非人此猶彼也其誰非大力者負之而趍乎

聖賢生于斯世決無一刻閒故之理故曰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葢窮達皆有事也然如之何而謂之獨善夫以賢知之過而非道也克伐怨欲不行而非仁也後世有述而弗為之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而名之德之賊也然則所謂獨善其身者葢必有道而與世之所號為善者異矣

鄉黨一篇正以明聖人之無心妙用所謂不待安排泛應曲當也故善學聖人者知其為頰上三毛而已否則節節而規之事事而慕之直如土籠（龍）芻狗耳不能致雨烏足再陳哉

臨流而飲河暍者得之譬之甘露也乘舟而濟中流而風作時沒溺焉亦此水也同一水也置星火于爐饑者炊之則黍可熟也一旦不戒徹屋燎原焦頭爛額者亦此也同一火也唯心也善用之者去渾濁而得清妙精微瑩徹不

啻鼓翼而遊霄漢也不善用之則為盜賊為禽獸若瞽者之墜于淵而沉于溷也同一心也

大慧禪師云學到徹頭處文亦在其中武亦在其中事亦在其中理亦在其中忠孝信義及治身治人安國安邦之術無不在其中此老見得大故用得濶也如明教嵩輩分儒佛而二之亦祇自狹而已古德不云乎治生產業不違實相曾謂孔子之治國平天下而反違之耶

有學集中有憨山禪師托生辨謂禪師托生顏氏決無此理然文中載其童真示化痘疹發香火浴之後舍利無數種種靈異又何疑也虞山自謂遠公後身夫遠公戒行精潔百鍊之軀而虞山此生昭然在人耳目間以為遠公再來有是理耶無是理耶故曰人雖至智責己必昏

近人戲作雜劇陰府遣鬼托生鬼畏來人間顰蹙愁歎此想像之詞人既好生而惡死鬼必好死而惡生以為理當然耳此亦取莊子勞我以生逸我以死之意而言之也要之莊子亦未冥合大道蓋知道者生死一致無往非逸不知道者生死一致無往非勞耳

道力堅果對境斯驗徒好清靜獨居處閒必致瀆亂晁文元云水邊林下亦有禽魚之鬧山棲野隱寧無虎豹之虞心苟易動無適而可也

讀聖賢經論皆當內反于心蓋聖賢立言如應病立方我苟不病方亦無用如其未然服之宜速倘藥既不服而徒執其成方咨嗟稱妙究亦無益何況中實惘惘而反妄言得失顛倒是非以自誇大于人耶

華嚴法界三觀初空觀會相歸性還原也次假觀空中立法應變也後中觀脗合渾然絕迹也即今一念不生迢然獨立之時空耶假耶中耶中且不立何況空假乎

大雄氏欲人往生淨土譬之父母見子團沙弄塊多所不堪擇一精舍延良師訓之使之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耳若大知慧人所謂丈夫自有冲天志不向如來行處行也雖然亦須自揣分量譬之未學步而先趍未有不躓者又不若循墻而走有所依據耳此中消息惟人自知也

險阻艱難所歷無窮至于死期一至而萬事俱畢矣人有百年不死者乎以顏子之聖賢而夭孫伯符周公瑾之流以豪傑將相而夭則死者眞旦暮呼吸之事而不可知者也人能慨然于此則種種功名富貴窮通得喪愛憎是非有一足介于懷者乎事在目前而人忽之良可嘆也

一切嗜欲著意芟除譬之摘葉尋枝根株尚在終無益也必須理會生死則根上著力一斷俱斷矣何則枝葉以根株為依附一切嗜欲以生死為都會也

白沙先生曰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真名論也此事存乎妙悟妙悟之後戒慎恐懼誠何可廢不得此機而徒言致知格物存心主敬正牽纏之尤者耳

或問曰子之學禪乎應之曰禪又問曰子之學儒乎應之曰儒然則儒與禪若是其無辨乎應之曰吾不知其辨也吾之學明心而已而禪之學曰明心儒之學亦曰明心既同曰明心矣呼之儒敢弗應呼之禪敢弗應耶

處人情事變順而循之則易逆而爭之則難唯心亦然克伐怨欲不行逆而爭之者也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順而循之者也余常語人曰汝自朝至暮飲食鹽嗽雖堯舜復起不能與易也俄然嗜欲之萌似大海之中忽生一漚耳人能善自覺察則漚復于水矣不知大海之為全體而紛紛與一漚鬬不亦左乎

木空則斷草枯則折厲風濟之未有不一往披靡者年來肌體不容稍涉風寒輒一病經旬倘亦草枯木空之候耶週甲之年止餘一歲如其大運將徂固怡然委順苟或未然亦有限之年耳存心養性之外敢以一事擾其胸中耶

昔人云置富貴貧賤死生常變于度外是養心第一法此真至論然必實見此種種如浮雲變滅于太空之中而于我一無所與而後可得而置也倘絲毫有所未盡譬之既

饑矣語之曰汝姑置食于度外既寒矣語之曰汝姑置衣于度外言之者甚易聞之者豈能快然耶

有所重而後能有所輕天下未有內無所重而能輕視一切者重酒色者輕千金之軀重博奕者輕萬金之產彼惑于顛倒者且然可以類推矣

人生世上一絲一粟皆有定分即巖牆桎梏亦數處適然豈能強避正當于庸人擾動之中純全一片虛明境界耳

心地虛明而後能遇險若夷四應不窮

昔人論學云從心證悟從身發揮以此八字包舉已盡蓋從心證悟而誠意致知格物包舉矣從身發揮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包舉矣此真合內外該本末之言也

春日早起閑堦獨立忽思六十年中父母兄弟親戚故舊內外童奴之屬或長于我或少于我如矍相之觀人相繼引去不知其幾矣顧形偶影煢煢然如旅人之獨留而不歸者一身之外無幾人耳孔子謂朝聞夕死釋氏謂生死一如退而自思果能了然于中無憾而即安耶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幸勿以虛詞自誑也

易中象彖二字聖人皆遠取諸物象者像也孔子已自註明獨彖字未得其解頃見雜記中云有一物張吻而中藏畢露者彖是也其理始為快然所謂繫辭爲以盡其言非

此之謂耶聖人諄諄憂世覺民之意可見矣一無盡藏矣
佛經中每多咒語謂之秘密諦言不可以意解文求也凡
宗門語句皆秘密諦也不可以意解文求也何則有意而
後有文非真文也有文而後有句非真句也誰善會之未
發之前乎
堯舜禹湯文武諸帝王為一代之人發危微精一之訓其
所以啓迪人心者至矣然未暇為後世計也孔子出而刪
述六經立說垂後至今千百世下纂竊濁亂之時一經提
撕昭昭然如日月之中天繄誰力耶大哉此賢于堯舜之
歎所由來乎

出世而後能經世留侯鄴侯皆能得此意者譬之身在甕
外方能舉甕若身入甕中雖勇若烏獲必不能舉甕也郭
象註莊中有二語曰離世而後能入羣遺物而後能應務
有味哉斯語
里中相傳葉文莊公少時邑中舉為諸生一家大駭以為
不祥敢(耿)天臺著王文成公世家言其高祖與準避永樂中
應舉走墜石崖傷足得免蓋承平之世用法嚴則不樂仕
進耕鑿安則願同齊民此真上下休嘉之俗也濁亂之世
政以賄成田舍翁多收數百斛麥皆思挾金平(千)進不獨人
心囂薄亦小民苦官吏巨室漁獵不能自全所致耳噫其

效可得而覩矣

先儒令人尋孔顏樂處樂果有處耶近王心齋云樂者心之本體心體可著一樂字耶惟陽明先生詮解最為分明云心之安處便是樂至哉安之之義所謂無人不自得此安也仰不愧俯不怍此安也充塞天地之間此安也安即樂也即王先生之良知也否則果有所謂樂者且非莊子至樂無樂之義況學人嚮往安可橫一樂字之見于胷中哉或曰然則邵堯夫所謂真樂攻心不奈何此何說耶曰堯夫為孔門別派先儒已言之矣謂其猶有逍遥餘習也禪家見知初發不覺手舞足蹈亦有攻心之事古德每勸人慎防之正恐歡喜入心便墮魔境耳

古德云不是息心除妄想祇因無事可商量所謂無事者非離事棄物謂之無事也乃即事而無事耳人苟陷身事中不獨天子萬機日昃不遑雖農夫田婦耕食鑿飲野人道士一瓶一鉢無不足以擾其神志必也身居混濁之中心置雲霄之上見一切世間紛紛擾擾如電光隙影不堪久駐而後人見為如市我見為如水耳噫舍此不為而謂必逃之寂寞無人之地我不知之矣

士君子立志之高當如鳳凰之翺翔千仞向道之勇當如騏驥之一息千里而後可雖然此意亦須善會否則恐長

虛驕之氣而增跅弛之風也

王心齋云先師初言致良知後語人只言良知耳此是想恐

人不識當下故只就現前指點要之致之之功曷可緩也

其弊惟念庵極言之答郭平川書云若不能善養其端而

惟在其所發遂以見存之知為事物之則而不察理欲之

混淆以外變之物為知覺之體而不知物我之倒置則必

理欲不分多認欲以為理物我不辨常彝已以逐物痛哉

其言之也學者宜詳省焉

見念庵先生答同年書云仙家之學弟剖判未早兩年以

來始盡掃除不復入念直使真仙乘雲下界旌旄笙寵擁

車道迎王母聖童左右捧侍只作綵霞過目無意攬結此

可與神明對者也先生自言如此而近世每言先生仙去

不死往往有見之者何耶余謂先生之立證仙果只此數

言便是左券噫可與語此者誰歟

英雄豪傑分定使然惟聖人必可勉而至

余杜門索居常至經月客有病其岑寂者笑應之曰默坐

一室嗒然若忘世間萬慮了不干懷是曰天游有時執卷

不求甚解古哲精神默相存注是曰尚友優哉游哉聊以

卒歲何必出門同人羣居終日哉

陽明先生振古豪傑平日所經拂逆患難皆其一生致知

之實功故其教人有時指點現在譬之寶珠入手隨在照
耀安往不是後人既無先生力量又無種種磨礪之助而
欲以現成良知收永清大定之效有是理哉
先儒之學有以無所為而為善為宗蓋不獨一切名稱利
養爭奇駕勝之心皆不可有極之道德仁義人之所嘆羨
不及者反之而微有意焉皆是也故曰雖金玉屑眼中亦
著不得無問糠粃矣
未發即在已發中然當其發時不可猶存未發之見若存
此見即應用不神
念庵氏論學以無欲二字立基此豈泛然此道者乃王龍
溪目之曰性命不切吳疎山目之曰藏蓄不固林東城目
之曰雖欲收斂發散太多噫朋友切磋之益何無已乎吾
輩獨立天地之間誰為將伯之助悠悠宇宙冉冉無成思
之不覺隕涕
許由務光天子以天下讓之蓋古人知貴其所應貴也後
或公卿交辟斯已次矣又後則見為不適于用然其名猶
在天壤間也近今以來視為怪鳥去之惟恐不速矣或尚
有稱述于時者外著超然之美即而考之大都不祥之金
中含躍冶者耳故末世而欲求第一流人物必如潛龍之
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而後可昔阮孝緒傳高隱以姓

氏弗傳者為上有旨哉

葉九來貽我好石一方托友人為鐫容膝居三字常以自隨或問曰子之居安在耶笑曰寓形宇宙之間而有身有身而斯有膝膝之所在皆能容之在山而山在澤而澤在林野而林野在舫楫而舫楫極之鹿牀車廐我膝之所在即為容之所在我容之所在即為居之所在也寧必有定宇哉百年之後一棺戢身容膝之地斯其畢此乎

孔寧極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曰子毋夜行此亦可畏孔曰無心則無所畏余謂心因身有身既成有心安得無庶幾無身則無所畏或曰身本實有如何令無則語之曰身本非有人自見為有耳

此事非言語所能曉譬也王龍溪云淡是心之本體王心齋云樂是心之本體此事豈淡與樂之所得盡也若欲親切必須默識識當音適不當音志人在千萬人中忽遇亡子他人不知我獨了然默識為此吾子也如范叔身御須賈以歸坐者皆起須賈不知起者默識為吾相張君也必如此覿面領會則言淡亦可言樂亦可淡固非對濃之淡樂亦非對苦之樂也

鄭明德作張子昭墓誌云子昭更事時宋亡已久乃不忘故國每歲必往錢塘舊都徘徊躑躅吁嗟不已列朝詩集

中載呂敏恥服元時裝遂以道士服終其身噫此二子者千載而下猶得想見其為人也

人至六十譬之一日將漏盡鐘鳴之候譬之一歲近雨雪飄零之時而不能痛自鞭策使身心收永清大定之效聖人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也嗟乎人命無常有如朝露倏忽之間人鬼路殊而可以悠忽視之耶

衆草之在南榮者甚茂而易謝和日以暄之亦然自以爍之也在北窗者開緩而萎遲陽和所不至亦酷烈所不加也害郎為利之伏利郎為害之伏此小事可以觀大矣

吾崑顧筍洲先生（諱天敘大宗伯瑞屏公文）每語人曰吾于道學服海門周公吾于宗師服密雲和上自此以往皆等之噲伍矣先生與海門先生投契之故未之詳而密老人于晚年會一過崑先生延之東山扣擊專至再四啓請老人忽攬先生鬚搖曳之曰翁子可厭蓋先生故豐于髯也嗟乎老人之氣宇如王所不待言而先生不以為忤顧加伸止為其高風可想見已近世宗師既不敢以此加之士大夫士大夫能受此錐錘者亦鮮世道升降之會即方外足慨也

人生斯世所謂隱居求志行義達道者內則人心外則風俗宜加之意而已舍此而言學術邪術也舍此而言治道邪道也舍此而言著書立說邪說也上之所以求下下之

所以應上皆由于此而天下可治也噫今之糊名易書以檢校其下者其防盜賊乎今之僕僕風塵以求應舉者其計傭求值乎又況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徒疲精于經生無益之言耶

孔鄭箋註之學興班馬詞賦之學盛而聖人立說垂後自覺覺人之意隱而不彰矣其害也甚于秦廷之一炬

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大哉言乎禪宗貴在玅悟未免重見地而輕踐履是道偏勝也故有脫畧之患學者貴于敦倫未免崇實行而少悟入是德偏勝也故有不著不察之虞惟聖人之言綜內外合道器而一之矣德為至德斯道為至道否則道亦非我有也

明主未嘗借才于異代興王之所用亡國之人也魚鹽版築輿臺廝隸亡虜刑徒中何在無人貴于激揚鼓舞之有道耳

阮仲容放達恣縱有負俗之累山巨源舉為吏部郎目為清真寡欲萬物不能移古人論人真得相馬之法求之牝牡驪黃之外

無辱可以當榮無患可以當福彼務求其榮往往榮未至而辱隨之矣務求其福往往福未萃而患基之矣雖然此猶言其外也欲施施于妻妾之前不覺尾搖磬折于貴人

之側欲赫赫于耳目之地不覺凝冰焚梶于屋漏之時人見為至榮也至福也冥冥之中實至辱也至患也有人心者能甘此哉

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從穴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王不應往返數四終置罔閭後鼠出曰周南汝不應我更何道言絶鼠死近友人語我曰深山多鬼怪道人入山遇之但閉口不言邪自不入思與周南事合故記于此使後人聞之知所避耳佛經云譬如人畏時非人得其便此義更勝正以不動心為上也昔賢見鬼笑曰人言鬼可憎果然鬼不覺赧然而退矣

諱疾忌醫者不救此必平日酒色之患深入膝理故欲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也後世學人往往病此良醫望而束手宰予思短喪子路迂正名庸人亦知非之彼乃直吐胸臆故明師可施箴砭

崇禎末年黨事盛諸生之有名于時者撫按以下皆降心接引之議論風生有東漢黨人氣象由今思之真非盛世所有也昔人云做秀才時當如處子即使公正發憤已失處子之義況其間實有藉是以行其武斷者國變後錢太學禧全家罹焚如之禍噫是豈無所以致之哉

不獨顯爵厚祿勲業聲名有幾微挂帶于中即碍乎道苟

身外之物為今日所未有者存毫厘必得之心皆道之所不許也身在世間決不至于饑餓不能出門戶種種長物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以倘然應之而已

關尹子曰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盂高之存金存玉中之存角存羽下之存瓦存石余謂存瓦石者固非即存金玉者豈得謂知道乎或曰然則空洞無物乎應之曰若存無物見何異存金玉也

聖人處世必身居事外斯能應物不勞然當艱大見投而稍存明哲保身之念則又非矣故必身在事外而後周事之智始備亦必心徹事底而後吾心之用始全二者闕一不可

殺人之具未有今日火砲之烈者轟然一發百千萬人俱就糜爛皆衆人業感所召也我心益熾殺運益隆自此以往日甚一日噫千百年之後吾不知所底止也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潛字元亮太尉侃之曾孫處靜隱德勝于元亮而元亮之名婦人稚子無不知者處靜則非好學君子尚不能舉其姓氏況悉其行迹乎余嘗謂士之有身後名亦有幸有不幸覩此不益信哉

晦庵先生云譬如吃飯只求自飽既飽何必問人知與不知至哉斯言此真得古人為己家法者我飽人以為饑何

損我飽我饑人以為飽何益我饑不知出此而徒欲殉人真不若梵志之反著襪也釋典梵志反著襪人問之曰寧可刺人眼不可傷吾脚一念未起以前此段靈明天地鬼神聖人凡庶無不共之私意微起而紛紛擾擾千差萬別不可勝窮矣聖人從此處見徹從此處保任愛養從此處旁通發揮則雖千差萬別之中正與未起以前無異斯蓋起而無起即謂之未嘗千差萬別可也繫詞曰一致而百慮殊途而同歸順而推之逆而參之豈有兩耶

忠恕違道不遠是忠恕與道猶二之也而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似即忠恕而已足盡夫子之道矣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是孝弟于士固次之也而孟子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似即孝弟而已足盡堯舜之道矣兩賢之言若合符轍斯何義也

風俗之壞至近日之通譜而極矣比之昔人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令之謔有過之無不及也其事為至陋推其心實欲比周以行其私其害為至深非在上者嚴持而力禁之恐未易止也

昔人臨死曰處貧有道處死有道或問如何處貧有道答曰貧繼而曰不貧如何處死有道答曰死繼而曰不死未達則申告之曰能安于貧則不累于貧不累于貧則此必

日富故曰不貧能安于死則不累于死不累于死則此心長生故曰不死

聖人之應物也遇員成規遇方成矩隨物之所應得而我無心爲其次見道之一偏則學爲而得其性之所近以規爲規或不能矩矣以矩爲矩或不能規矣此則囿于器者也惟聖人斯形而上者

能聞道則知吾卽是道道卽是吾道本無生吾今何死浮漚之身任其生滅耳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高歡入朝京師歸而散財結客或問之曰吾在京師見羽林軍士焚大臣張彝宅朝廷姑息置之不問法令如此天下安得不亂財物豈可長守耶歡後階此遂至篡弒是知太阿不可倒持紀綱一廢則天下必潰噫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鑒也

雨窓讀楞嚴經一過勝哉斯義蔑以加矣本是一心衍成萬法雖云萬法祇是一心舒叅由人一多無碍稍有偏著萬境紛然而起矣流覽域中中庸一書指歸相近發端于不覩不聞要終于無聲無臭中間五倫三達道九經變化紛紜所以行之者一也異途同歸斯爲庶幾世人執其粗心加以成見指楞嚴爲異書目中庸爲聖典不能會而通之深足惋歎

草木無心日長月茂無有停時人自心粗不能見之耳吾人學道亦當時時增益如薄霧侵衣沾濕而人不覺始足貴也否則如笋出地為虫所蝕朝朝暮暮不見有干霄之勢終致萎絕耳

梅雨將至一室之內遍地蒸濕乃至衣衫巾履無不沾潤一旦大風忽起林木怒號倏忽之間濕者立燥鳥弄歌聲人增喜氣此豈寸寸尺尺加之迅掃乎人當情欲錮蔽之時無端妙悟忽生則通身骨靈遍體氣爽如大地銷氷如蟄虫啓戶不可言喻約畧有相近者學人不信有此景象而徒言莊敬持養譬之抱甕灌畦牽船就陸勸苦終朝曷能立致成效耶

此事不可以動靜言而非靜不能以立其基蓋人自受生以後熠熠浮動非算數所能記苟不善自渟澄安得靈光獨耀然以此自治而非以此絕物倘徒灰心絕智一向空寂吾亦見明鏡疲于屢照清流憚于惠風

道祇一也譬之帝王之居謂之帝都帝都祇一也帝都雖一而求入帝都者不同故有水陸紆直之殊東西南北之異謂三教有異道者是妄以帝都為非一也求至于帝都而欲併水陸紆直為一途東西南北為一向亦祇自狹而已雖然初到并州遂謂故鄉方居化城便擬寶所此則辨

之不可不早何則竊恐道非其道也

余性愚鈍不知棊局幾道撐捕齒名而于學道一事似夙有勝情然未嘗著三教中求而獨以超然得悟本心為樂及其既悟迴視三教聖人所語譬之江淮河濟名有不同同一水也泰華恒嵩名有不同同一山也世人每岐而二之葢未得本心而域于形象耳

晉史稱何曾閨門整肅自少至老無聲樂嬖幸之好而又稱其帷帳車服窮極綺麗厨膳滋味過于王者余謂此數端相因而至未有無聲色之累而獨致精于飲食居室間者何史官之語前後刺謬耶抑世固有嗇于彼而豐于此者耶然則箕子象箸玉杯之防誠過慮耶

人自朝至暮未有無所著到者爭名者在名爭利者在利以類而推不可數計且道道人終日著到在何處也

諺云看得破忍不過此二語極可取看得破悟邊事也忍不過悟後無窮事也世人自目為勝流必以我言為未徹為廉纖噫我寧為未徹為廉纖也

若欲順適身境則亂世不若太平倘思祛練神明則太平反不如亂世何則烈火始見金精山石能攻玉潤也

不役于物佩玉被褐一也苟為物役西山東陵美惡雖異足以累心則一耳

夢中不用目而能視不用耳而能聽不用手足而能持行此何物也豈所謂吾能視聽不以耳目耶豈所謂六根俱發一機獨抽耶非離非即似即似離此何物也

世傳陶淵明恥折腰于督郵故賦歸去來詞而歸乃其自序則云以奔程氏妹喪故此即孔子燔肉不至之微意也命詞何其忠厚後人處此則必翹翹然自鳴其高不獨詞少蘊藉亦知其用心浮淺矣

吾友小築于西山之麓愛其泉石森秀時往觀之或勸予亦營千笏于側以為終老計予謝曰茲非所及也予終朝食米不及數合終夕食酒不及數爵終歲衣布帛不及數端終身理茅茨不及三楹何營營其費畫也且也曳杖而來浩歌而歸于焉語語于焉宿宿友之有非吾之有耶子休矣吾聞善養生者養其內不善養生者養其外吾養其內久矣

蘇子瞻云吾每日用錢一百五十文余目為太奢蓋余自奉甚薄也肌體宜羸弱而內視充然則以衆人皆恃肥甘醇釀以養其身而余不欲以思慮滑其和不欲以嗜好擾其精冥心內照貞素自保蓋食吾元氣已多也

司馬子微坐忘論謂須斷緣簡事入道初門誠為至要然人在世間日出事生恒有不能如意者若因事緣相糾反

生等待之念必致坐廢時日學者先須善自消息知萬境皆空不足掛念庶幾在事無事以至日消日損為上耳

第一須識得真心次須善加温養使綿綿若存非動非靜自然五蘊俱空六識不行其他止觀調息皆助道之具即不用可也

為有一切心故用一切法若無一切心何用一切法此真藥病俱忘語也至此妄心不起真心遍知矣

余近飲酒極少然時有氣逆上升之患加以肺氣不清痰嗽常作頃閱天台止觀中語云人常止心足下莫問行住坐臥則病自愈此語與余更為對症宜勤行之益氣既隨心而下應無上蒸之病耳

聖人之言如地聖人之言平實也賢人之言如天賢人之言高遠也平實者取其所得而言之高遠者未免于意之而行不掩言也近觀陽明先生及龍溪語錄亦然噫再傳之後隱怪之民出焉崇虛見而畧行檢托言神悟而不知流于無忌憚其聞龍溪之風而失之者乎

諸葛君真名士痛飲讀離騷便足稱名士門庭蕭寂居然有名士風流古人所謂名士者如此以視今日奔走權森然與槐柳並植者較之同耶異耶

人之于學如人之飲食起居人一日不飲則渴一日不食

則饑一日起居不適則拂鬱不樂況乎不學何以悅心而研慮乎是以自少至老不可一日不學士農工商不可一人不學也

功名之會求在外者也性命之理求在內者也大丈夫遭時不遇既不能為天下開太平之業退而康濟一身矣我性我命復不能消群翳而臻聖域尚何以立于天地之間耶芝乎汝老矣自此以往日征月邁即寸陰勿棄也

今日有至幸有至痛既已為人而知學道為至切之務一幸也嚮往有緒而不至悵悵何之二幸也聖人易簡之理取之吾心而已足非有高遠難行之事三幸也至痛者百年呼吸壽命唯期一旦不諱工在半途則身托狐兎之域神依冥漠之鄉悠悠忽忽何能超日月而鄰無始以此思痛痛可知也以此思勉勉可知也

凡事必須有餘地譬之盈尺之足為物至小然使壘盈尺之地以措其足未有不傾跌者何則以其無餘地也

容膝居雜錄卷四終